

以英文寫作的溫源寧教授

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十九

蔡登山 ◎文字工作者

胡適在1931年2月7日的日記上說：「與溫源寧同吃飯，談北大英文系的事。他近年最時髦，有『身兼三主任、五教授』的名聲。他今晚極力撇清，但我仍勸他不可自己毀了自己。」後來胡適在寫《丁文江的傳記》一書時，又回憶當年的情況說：「我到北平，知道孟鄰已回杭州去了，並不打算北來。他不肯回北大，是因為那時的北平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，他回來也無法整頓北京大學。北京大學本來在北伐剛完成的時候，已被貶作『北平大學』的一個部門，到最近才恢復獨立，校長是陳百年（大齊）先生。那時候，北京改成了北平，已不是向來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，各方面的學人都紛紛南去了，一個大學教授最高俸給還是每月300元，還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個科長。北平的國立各校無法向外延攬人才，只好請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員盡量地兼課。幾位最好的教員兼課也最多。例如溫源寧先生當時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。結果是這般教員到處兼課，往往有一個人每星期兼課到四十小時的！也有派定時間表，有計畫地在校輪流講課！這班教員不但生意興隆，並且飯碗穩固。不但外面人才不肯來同他們搶飯碗，他們還立了種種法制，保障他們自己的飯碗。例如北京大學的評議會就曾通過一個決議案，規定『辭退教授需經評議會通過』。」

由胡適的描述，我們可知溫源寧當時是名氣很大的英文教授，同時在幾個大學兼課。溫源寧（1899-1984）廣東陸豐人。早年就讀於英國劍橋大學王家學院，獲法學碩士學位。1925年以後，歷任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教授兼英文組主任、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教授、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外國文學系講師等職。徐志摩1931年3月4日給陸小曼的信，談到他除在北大教課外，也在女子大學兼課，他說：「女子大學的功課本是溫源寧的，繁瑣得很。八個鐘點不算，倒是六種不同科目，最煩。」

名作家張中行在三〇年代曾在北大聽過溫源寧的英文課，他在《負暄瑣記》一書中，這麼描述：「是三十年代初，他任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英文組的主任，每週教兩小時普通英文課。我去旁聽，用意是學中文不把外語完全扔掉，此外多少還有點捧名角的意思。第一次去，印象很深，總的說，名不虛傳，確實是英國化了的gentleman，用中文說難免帶有些鬚的



嘲諷意味，是洋紳士。身材中等，不很瘦，穿整潔而考究的西服，年歲雖然不很大，卻因為態度嚴肅而顯得成熟老練。永遠用英語講話，語調頓挫而典雅，說是上層味也許還不夠，是帶有古典味。中國人，英語學得這樣好，使人驚訝。我向英文組的同學探詢他的情況，答覆不過是英國留學。我疑惑他是華僑，也許不會說中國話，那個同學說會說，有人聽他說過。後來看徐志摩的〈巴黎的鱗爪〉，知道徐先生也很欽佩他的英語造詣，並說明所以能有如此的原因，是吸煙的時候學來的。我想，這樣學，所得自然不只是會話，還回攬上些生活風度。問英文組同學，說他有的時候確是怪，比如他的夫人是個華僑閩小姐，有汽車，他卻從來不坐，遇見風雨天氣，夫人讓，他總是說謝謝，還坐自己的人力車到學校。只是聽他一年課，他就離開北京大學。到哪裡，去做什麼，一直不清楚。」

其實在1933年後溫源寧南遷來滬，同年6月，錢鍾書從清華大學畢業，來上海光華大學任教，溫源寧在清華大學授課時是錢鍾書「最敬愛的老師」之一，他對錢鍾書這個學生格外欣賞，給過「超」的最高分。在錢鍾書剛剛讀大學三年級時，溫源寧就主動介紹他要去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語文學院教中國語文。錢鍾書將這個消息用航空快信告訴父親，錢基博於1931年10月31日給兒子回信，告誡他要謙虛，「勿太自喜」，因為「立身正大，待人忠恕」比「聲名大、地位高」更加重要。因此身為光華大學文學院長的錢基博聘請溫源寧為光華大學教授。錢鍾書的舊詩中，有一首題為「與源寧師夜飲歸來，不寐，聽雨申旦」，足見二人交情之深。

1935年溫源寧應吳經熊博士之邀，擔任英文雜誌《天下月刊》（*T'ien Hsia Monthly*）的主筆。吳經熊在他的英文自傳《超越東西方》（*Beyond East and West*）就提到1935年5月6日，是「我組織的《天下月刊》編輯部在上海的辦公室裡第一次聚會。」至於何以要辦這個英文刊物呢？吳經熊說：「我在《中國評論週報》（*The China Critic Weekly*）的一次宴會上遇到了溫源寧，他曾是北京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。我對這個人的學問和人格有很深的印象。後來我們成了朋友。一天，我們談起了辦一個中英文的文化和文學期刊——以向西方解釋中國文化——的可能性。這只是一時之想。這樣的一種期刊會顯得曲高和寡，很少會有人訂閱，不能自養。誰能資助它呢？我們只是談談而已。正巧，我在擔任立法院的工作時，還兼任孫中山文教進步研究所宣傳部的部長。一天早上，我和孫科博士在公園散步時，談到了我與溫源寧的談話。出乎我意料，他對這件事比我還要熱心。他馬上說：『給我一個計劃。研究所也許可以支持。』於是我們制定了一個計劃交給他。他做為研究所主席立即就同意了。我和源寧一起商量編輯部人選，決定請林語堂和全增嘏。他們兩人都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我們的邀請。我們還請了余銘做我們的廣告經理，這樣我們的工作就開始運轉了。我們的辦公室位於愚園路，『愚園』字意為『傻瓜的花園』，這正好用來描述我們。『天下』一名是我建議的。我在孫博士那裡看到一張

很大的橫幅，上書『天下爲公』四字，就是『普天之下的萬物都應該爲人民所享』的意思。我想，我們的雜誌也應談論天下大事，要與別人分享，『天下』倒是一個不壞的名字。我的建議在編輯部第一次會議上被採納了。」

吳經熊提到他的初識溫源寧是在《中國評論週報》的一次宴會上，其實在1934年1月溫源寧加入了《中國評論週報》的撰稿編輯行列。在1月4日出版的第7卷新開了一個專欄，Unedited Biographies（人物志稿），陸續撰發二十餘篇評介當代中國文化名人的文章，對時賢加以月旦，「評頭品足」一番。林語堂曾將其中寫吳宓及胡適的文章譯成中文，分別在其主編的《人間世》第2期（1934年4月20日）及第3期（1934年5月5日）發表，引得文化學術圈內好一陣「熱鬧」。1935年1月，溫源寧挑出其中的17篇，吳宓、胡適、徐志摩、周作人、梁遇春、王文顯、朱兆莘、顧維鈞、丁文江、辜鴻銘、吳賚熙、楊丙辰、周廷旭、陳通伯、梁宗岱、盛成、程錫庚，取名爲“*Imperfect Understanding*”，交付上海Kelly & Walsh Ltd.（別發洋行）刊行。

溫源寧在該書的序言中說：「這些對於我所知的一些人的一知半解是我閒散時候寫的。自然，它們的合適的安身地應該是廢紙簞。不過它們曾經給有些朋友以樂趣，也就是適應這後一種要求才把它們集在一起印成書。我相信這裡沒什麼惡意，也不至惹誰生氣。不過，也可能有一兩位不同意我關於他們的一些說法。如果竟是這樣，我請求他們寬恕。」溫源寧透過表面，深入內心，一針見血地評論各式各樣的人物，文筆悠緩雍容卻不失幽默，正是英國散文Essay的特點。

錢鍾書一生恃才傲物，真正受到他內心欽佩的現代學人似乎不多。然而，他卻對溫源寧十分佩服和親近。同年3月他在《人間世》第29期發表了篇書評，將書名譯爲《不夠知己》。錢鍾書說：我們看過溫先生作品的人，那枝生龍活虎之筆到處都辨認得出，輕快，乾脆，尖刻，漂亮中帶些頑皮；從側面來寫人物，同樣地若嘲若諷，同樣地在譏諷中不失公平；溫先生是弄文學的，本書所寫又多半是文學家，所以在小傳而外，本書中包含好多頂犀利的文學批評，其中名言雋語，絡繹不絕；不過，「本書原是溫先生的遊戲文章，好比信筆灑出的幾朵墨花，當不得現代中國名人字典用。」話雖如此，後人對溫源寧這些「遊戲文章」引用率之高，恐是溫、錢兩人所始料未及的。溫源寧在今日還未被遺忘，要歸功於這本書了。

《天下月刊》是由中山文化教育館印行。《天下月刊》是民國以來水準最高的英文學術性刊物。吳經熊在〈回憶哲生先生二三事〉文中說：「《天下月刊》第一期是在24年（1935）8月問世的。發刊詞是 哲生先生所貢獻，指出本刊的宗旨，主要是在溝通中西文化。《天下月刊》一共出了五十餘期。起初編輯部設在上海，上海淪陷後，搬到香港，到香港淪陷，才始停版，迄未復刊。」雜誌由溫源寧主編，林語堂、全增嘏、姚莘農（克）等任編輯，溫源寧每期



都寫有編輯前言，除此而外他還寫了不少篇的學術論文，不同於《不夠知己》的英式Essay的筆法，這些論文都是嚴謹而擲地有聲的文章。可惜似乎很少人注意這些文章，若能將這些文章蒐集，並譯成中文，當可以更進一步了解到溫源寧的學術思想。

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在《林語堂傳》這麼描述：「這些文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以講英語自豪。溫源寧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留學生，回上海之後，裝出的模樣，比英國人還像英國人。他穿的是英國紳士的西裝，手持拐杖，吃英國式的下午茶，講英語時學劍橋式的結結巴巴腔調，好像要找到恰到好處的字眼才可發言。吳經熊在哈佛大學讀法律，他與溫源寧不同，不肯穿西裝，講英語時故意帶點寧波口音。邵洵美常在《天下》投稿。他是上海富家子弟，在劍橋讀過兩年書。他是追隨徐志摩的新詩人。家住在楊樹浦，每天開一部轎車到大英租界找朋友，逛書店，尋歡樂。他有老婆小孩，卻又與美國女作家項美麗（Emily Hahn）結婚。洵美表面上厭惡一切舊思想、舊風俗，卻不肯穿西裝。這批騷人墨客略帶矯揉造作的舉止，無非是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間，想找出一條和諧的出路。語堂自己覺得當時對許多事都必須有所選擇，是要西方的，還是要東方的，要新的，還是要舊的——由雙足所穿的鞋子以至頭頂所戴的帽子都要選擇。他剛從外國回來時，穿的是西裝，後來改穿長袍，但仍舊穿皮鞋。後來他又認為中國舊式的小帽子比洋帽較為舒服。」

今年已96歲高齡的詩人鍾鼎文（筆名番草）在接受筆者訪問中，曾談及他在1937年受邀參與創辦上海《天下日報》，那是一份四開的小型報，由他任總編輯，邀來詩人艾青擔任副刊主編。中文的《天下日報》與英文的《天下月刊》是姐妹報刊，因此之故，他與溫源寧也相熟。

除《天下月刊》主筆外，溫源寧還擔任過太平洋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，中國訪英團團員，泛亞會議中國代表。1936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員，1937年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處駐香港辦事處主任，1946年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，1947年起任國民黨政府駐希臘大使。在擔任希臘大使期間的1962年10月10日，第17屆聯合國大會中，阿爾及利亞的左傾總理班拜拉發表其首次演說，大賣其騎牆主義的論調，他並宣稱要使世界和平必須讓中共取得聯合國的合法席位。當班拜拉發言時，溫源寧大使半睡半倦的坐於中國代表團的席位上。在班拜拉的政策演說結束之後，共黨與所謂中立集團的代表們為他大肆鼓掌與喝采。此際，溫源寧向四周一顧，遲疑了一刻，也參加了他們的鼓掌。第二天，《紐約時報》頭版以醒目的大標題刊出：「班拜拉保證與殖民主義奮鬥，中國代表也參加喝采。」據《陳雄飛先生訪問紀錄》（稿本，許文堂、沈懷玉訪問）說：「溫源寧因打瞌睡跟著喝采的新聞曝光後，原本只是一件小事，不幸經由媒體和共產集團刻意渲染後，對我國的形象造成不少損害。消息傳回國內，立法、監察兩院的委員要求政府勇於認錯，並撤換溫源寧大使以對此事負責。當時，外交部政務次長朱撫松還為了此事到立法院

備詢，但他的說明並未獲得多數立委的諒解。後來事情愈演愈烈，美國的僑界與報界批評、報導比臺北還來得激烈，僑界領袖甚至發電給行政院、立法院、外交部長，要他們嚴辦此事。正當各方對此事僵持之際，我國代表團的薛毓麒在紐約召開記者會，代表中國代表團公開發表意見說：『一個國家的元首在聯大發表演說，各國代表照例都應該起立，這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和風度，我們沒有理由不這麼做，溫大使是位幹練的外交官，自當懂得國際禮儀，《紐約時報》的這則報導，仔細推敲確實有很多問題，因喝采只是外在的表示，並不表示溫大使同意對方的看法。』他並舉古巴元首在聯大中曾把美國攻擊得體無完膚，但美國代表團人員在他演說結束後，仍然循例起立，這是國際禮儀，美國代表的起立不見得是對古巴元首的支持。薛毓麒的這番出面辯解，無形中也化解了這場風波。」

溫源寧從1947年派駐希臘大使，至1968年9月卸任，任期長達21年之久。歷史學者許倬雲在《許倬雲先生訪問紀錄》（稿本，陳永發、潘光哲、沈懷玉訪問）中說他在1962年在美國學成歸國時，曾透過他芝加哥大學的同學溫源寧的次子溫祖希，寫信給溫源寧，因此他在希臘見到溫大使。他說：「溫老先生在希臘做了幾十年的外交工作，中華民國不敢把他調回來，怕一把他調回來，希臘就要跟我們斷交。當時希臘還有王室，希臘國王5歲時曾經被他抱著坐在膝蓋上。他的英文好得很，在希臘幾十年沒什麼公事可辦，閒來無事就研究希臘歷史，後來他回國，臺大外文系請他教英文，沒請他教希臘史，實在可惜了。……有一天老先生賞飯，傍晚六點多派人來接我到家裡吃飯喝酒聊天。我不喝酒，只好猛灌茶，但是到了八點多還不開動，我都快餓死了，我說：『老伯我很餓耶！』他回答：『沒關係，給你吃點小點心。』我說：『吃點心？那晚上餓了怎麼辦呢？』他說：『沒關係，你先吃點心。』後來把我拖到衛城面前一間小餐廳吃飯，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二點了，衛城浴在月光中，甚有韻味。然後他又帶我出來，向我娓娓道來，講哪塊石頭是從哪裡掉下來的，有什麼歷史典故，quite an enjoyment！第二天他又開車帶我到海神廟，底下海浪碧波盪漾，浪潮拍岸，他老人家一時興起背了幾首希臘詩給我聽，可是我不懂希臘文，他一句希臘文，一句英文，背得很起勁。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學者外交官了。在希臘盤桓那幾天，溫老先生很高興，我也很快樂，他老人家高興是因為難得找到人聊天，而且很投機，與他和一般外交官聊天不一樣，我們之間天南地北，上天下地都能談，那是我生涯旅行最愉快的一次，真是舒服。」

溫源寧於1968年卸下大使職，回臺定居。曾在臺灣大學教西洋文學史，又受張其昀之聘，擔任中國文化學院西洋文學研究所所長。據曾在文化英研所讀書，後來在靜宜大學英文系任講師的何沐蓮老師回憶當時上課的情景說：「我們英研所學生到溫所長源寧家去上英國文學，我幫他向書局買Norton第二冊英國文學集，他要自付款。他家客廳米色沙發大方，大書櫃滿是



書，歡迎同學在那兒借閱。餐廳和客廳之間櫃子上擺一幅心儀照片。大而橢圓形餐桌上置放一面玻璃墊。大夥兒圍坐一旁聽課。他面貌清秀，眼睛炯炯有神，眉宇之間嚴肅認真，鼻直挺鼻頭有肉，下有希特勒式鬚，劍橋式英語隨口說出，腔調或頓，又紳士風，極有吸引力。他說讀作品要了解時代精髓，才能對時代和作者有“perfect understanding”否則就成“imperfect understanding”。他首度強調Minor writers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ir age: therefore, 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m. 意指次要作家代表當代，具有時代意義，吾人不能忽視他們。他偏好T.S.Eliot（艾略特）、A.E.Housman（侯司門）、D.H.Lawrence（勞倫斯）等人的詩作品。據說老師最早向國人介紹他們的作品。當時溫老師並未提及早年他學生錢鍾書讚美他『那枝生龍活虎的筆』。第一次課後在婉約賢慧溫師母的安排之下，在橢圓形桌上，Tea Time大夥兒享用典美餐點，榮幸之至。」

之後，溫源寧因健康欠佳，逐漸擺脫教書工作。1979年中美斷交，溫源寧因一時激憤不幸中風，纏綿病榻多年，於1984年1月13日因肺炎在臺北空軍總醫院病逝，享年八十五歲。

有關溫源寧的生平資料流傳在兩岸都極為稀少，很多人都聽聞過他的大名，但對實際的一些細節，卻都無法詳述。筆者曾訪問過女詩人徐芳女士，她在北大曾聽過溫源寧的課，但她的回憶和她的同班同學張中行，所去不遠，因此在此不再贅述。倒是在她們北京大學在臺的校友會的通訊錄上，我查到溫源寧晚年的住址：「臺北市敦化南路369巷36弄19號之4五樓」，筆者曾試圖去找尋他的鄰居的老者，看是否能問到一些一鱗半爪的，但無奈幾經數十年的滄桑，當時的里弄已不復存在矣，在蒼茫的暮色中，望著過往的車潮，如煙往事，已然蒼老！